



賴誠斌

出生：民國五十七年生

學歷：研究所

現職：輔仁大學心理博士班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邊境之身」

獲獎紀錄：文藝創作獎散文、小說獎

散文 第 1 名 詹姆斯狄恩之死

創作理念

人父必爲人子，其間曲折情節難以自知，有時理解的入口不在自己，而在他人。關於這世界運作的理解，有時不在理性智識的獲取，而在於情感故事的相互聆聽。

這城市的記憶，可能由此開始。

詹姆斯狄恩之死

這城市只有驚嘆號，沒有記憶。

高雄有樓高過台北新光摩天。新光摩天建起前，大亞是站前地標。大亞盟主之前，大家約見面都約在希爾頓，尤其是和外地人。我近二十年前第一次上台北，姊姊說我們約在你一出台北車站就看得到的最高的那棟門口。希爾頓，窮人富人約著會面之地，窗內窗外之別而已。不知新光摩天之前是什麼建築物站立其地；當然不知，因為它不是破紀錄者。原本單獨聳立入雲的樓，像極陽巨，已然體現人類繁衍文明的生殖力。然而一棟棟摩天樓在地表不同處建立，頂點所連起的一道人為天際線，已非人間可評定的文明成就，而是讓上帝不敢輕忽的訊號：人類想自力接近天堂的渴望。

最靠近天堂的地獄，紐約世貿的最後遺言。

1951年詹姆斯狄恩隻身到紐約發展演藝事業。紐約廣大而疏離，詹姆斯狄恩身無分文。但他說，一想到可以不用去想父母親那類的事，我就如魚得水。

水裡的魚，紐約的詹姆斯狄恩說：你怎麼可以記起以前的事，我甚至記不起昨天。

有些事不用去記，例如家。詹姆斯狄恩一直知道家在哪裡，只是回不去。

(一)

現在我正在捷運藍線閉目養神，陽光穿透冷氣輕覆我的臉。陽光有咖啡的記憶，啊！好想喝杯肉桂香卡布其諾。我邊計量著我博士學位與「工傷罹難者」有無任何的關係，思考著如何對下一個工傷罹難家屬開口說第一句話（事情過去就算了，不要再難過了？），思考著自己有任何的權利與勇氣

開啓家屬有關工傷罹難的記憶，思考著，或許放棄這工作對誰都好，尤其是自己。捷運藍線，通往我受訪者，賴姓一家。捷運藍線，都會形成之必要，帶領台北市民邁向國際化都市的美夢。捷運新店線CH221標、及板橋線CP262標先後於82年、85年因坑道減壓不當，造成工人陸續爆發潛水夫相關症狀。那些罹病者說：離職後，全身關節不定期抽痛酸痛，這個痛還會順著神經全身跑動，一進冷氣房就會抽痛，腳踝痛得沒力走路。晚上睡不著，日時無法上班，有時候持續十幾天。現在是空有一身技術。而且，原來嚴重起來還會骨頭髮黑、重聽、一輩子無法根治！

陸地潛水夫，身處氧氣環境吸不到氧，得背負氧氣設備自絕於氧氣環境；自絕於陸地人不解的目光。

當然捷運上的漂亮男女各懷心事，沒人知道自己腳底下踩的勞工故事，眼光停在車廂上北市府的捷運徵文：讓美麗的文字定居台北。

書寫出來的文字是工傷殘缺，不知有無資格尋居台北？

賴父自己也訝異會跟我說那麼多，他原本以為只是做做工傷罹難過程調查及家屬建議。賴父講起亡兒阿煌，陷入回憶。賴父一如親臨般描述復原現場；必是夜夜夢裡賴父詳細盤問過阿煌。對於賴父而言，十年來時時複習檢討著這過程中有無可以更改的環節，然而最後都只剩一個畫在灰色路面上的白線人形，人不在裡面。

賴父突然起身入內泡茶，終沒讓眼淚掉下。

北市府的捷運徵文又說了：旅行是浪漫的移動。賴炳煌的移動是生計性的，機械而不得不。那時台北尚無捷運，移動充滿壅塞停頓及風險。我這趟捷運的訪問則是沉重的；或許不該來。

走出賴家，台北陽光刺眼難當。看看工傷罹難原因，有身兼多項工作，疲累中墜落死亡；有化學中毒拖延多年身亡；有手還在電話按鍵上過勞而死；

有遭高溫鹼液燙傷致死，真如走進陰陽魔界，異世天地。這參與都市變遷的殘傷群像，所組成的台北圖像太令人陌生太令人畏懼。說也奇怪，仔細想想，身旁到處是這樣的故事；不是它們不存在，是我們選擇不想看到吧？整個台北經濟發展從七零年代的飛躍開始，我們就在腦袋構築了關於台北現代化的漂亮神話。會不會去除神話魔咒後，出現的工傷史才是台北都會化的主調？

台北現代化的開始，台北人失憶的開始。

我記起的自己是如何的失憶的。

(二)

記憶缺口洩罅而出，不因補遺而稍作停歇。

學歷往上堆疊，回不去。記憶可以。記憶可以回到那塊莫以名之的傷感。究竟無能名之或無以明之，我還以為你早知道了。

我以為你早知道，世上沒有錢湧不斷的百寶箱。小時住家的日式通舖，永遠是在昏暗中點著小紅燈泡，不論白天晚上。通舖暗處的五斗櫃上頭有個小孩搆不到的抽屜。只要你伸手跟媽要錢，媽會面無表情地走入燈影幢幢裡，從抽屜裡掏出班費、遠足費、校運樂捐費、冬令救濟費，源源不斷，從不讓你失望。直到你一天賊心陡起，爲了冰棒爬上木凳翻抽屜，才知道抽屜空空只有幾個銅板，才知道這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
記憶的抽屜，你不要亂開啓，因爲往事蜂擁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擺不平真相。切莫輕言試驗，你負擔不起。

直到你吵著想喝綠豆湯，媽說以後有錢再煮。你想了一個下午，把小豬豬殺了，一個個銅板數出了五百元給媽，加上應付瓦斯費。媽說你存的錢你自己去買，我幫你煮。你知道了人生的真相；自我私慾和家庭臍帶永遠的鬥爭。

我以為你早知道，通過記憶的長廊，我和你總有一天要相遇，試著和好。

我找到你，你等著我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再也不怕看到你。

(三)

減去了十年，可能就會減去了遙望的距離，減去了我觀望的勇氣。「台東城鎮文化--父親市場肉販--母親不識字家管--排行第六的男性老么」的背景讓我難受不少，也學到不少。家中前兩個男孩考大學失敗後，父親認定了只有上台北讀私立高中才可能考上大學。在考季暑假尾，我在悶熱房裡睡了醒醒了睡，漫漫長夜醒不過來，恍惚間看到人影，以為是例行夢魘。醒後發現媽媽坐在床沿看著我等我醒來，不知已有多久。媽媽說，其實也不一定要到台北讀，能留著陪媽多久就多久。我轉過身側睡，媽媽的手在我背脊順了兩下後離去。我眼淚沿頰消失在枕頭，不曉得為什麼止不住。

三年後的放榜季，家潛沉著莫名的焦慮壓迫著我，沒人敢提跟聯考有關的字眼，我則到處躲著人，一直吃，可是一直瘦。拿成績單的前一天被媽媽叫住了。媽媽背著我在晾衣服，說，你別太傻，有考上也是這樣，沒考上也是這樣，別一直想。看補習還是要怎樣？錢，爸爸叫你不要擔心，只管讀書就好。媽媽停了一下，說，看你這樣媽媽心真不甘願。

是我不夠好，我那時想著。

以「學歷顛覆出身背景」是當時清晰卻不自知的生存操作策略。當時我逃避家庭莫名其妙的焦慮，是經常幻想大學和臺北的美好，那都會圖像給了我一個華美的空氣，讓我湧出現實的困悶換氣。我把臺北精英圖像放大到不合理的比例，我告訴自己，這就是我要的。

我永遠無法忘記第一眼看到中華商場時的驚訝；這就是台北？和電視上看的都不一樣。我在臺北的生活可以濃縮成：拼命嘗新拼命玩拼命賺錢，賺了再拼命玩。這樣「盡」字的生活型態，說穿了只爲了和台北人過一致的生

活，不致在都會孤單被棄。那時想家總要捱八小時坐火車回台東。火車噹噹穿過中華路，柵欄擋住沸騰人車潮像該割去的盲腸。

都會精英態勢漸漸出現，勞動家庭並沒有在我身上留下多少痕跡。十年過去了，以前約台北車站門口前見現已不適用，新車站門口多得嚇人；中華商場拆了，盲腸割了；原來捷運真的可以坐人。對台北的情感也由博士生學涯的社會實踐而踏實深化，對台東故鄉也越覺親近。現在我都是一小時飛機到家，距離近了，家卻遠了。

那個家，是「爸」的家，中間隔了我一個個學位。

(四)

我努力在我的回望中找尋爸的蹤跡。爸呢？

用學歷在爸和我之間劃道地界，繼之歲月鏤深，誰才是始作俑者？誰負誰，誰又欠誰？我以為你早就算清楚了；你也以為你早算清楚了。

我一年中少能回家，以前是交通不方便，加上費用無能負擔，現在是沒空。爸會問清楚我什麼時候走，走前爸準備了幾千要媽拿給我。我拒絕了，對媽說，我那麼大了沒正職還要花錢讀書，能寄回來的錢不多已經夠不孝了，還拿，不然妳留著家裡用。媽說，這是你爸給你，又不是給我，要還你自己去還他。我說，我自己去說，萬一我們翻臉生氣，為難的是你，還是我上台北後你再還爸。媽還爸錢時，剛好我下樓遇到了。爸把要媽把錢給我，我把錢又遞給爸，爸拒絕了，對我說，我沒有在花什麼錢，你留著用。爸用力地把我遞出錢的手推回，生氣到有點發抖，掏出皮夾翻開，說你看，我還有很多，你拿去用。

從此我回家，總得小心不讓爸知道我什麼時候回家，什麼時候走。

媽老認為家裡對不起我，讓我「讀苦冊」。爸在媽媽家用和我之間，寧

願給我錢，而我卻不接受，盡量賺錢回家寄給媽維持家用，如此形成環扣，這之間似乎沒有交流的餘地，各自堅持些什麼，也各自失落些什麼。

我知道爸爲我驕傲，可是我不要。這樣的驕傲是我費力抗拒許久才免於被收編。從來，我拒絕得好辛苦。我也知道給錢是爸唯一熟習可以參與我生活和成就的方式。然而在我還沒有被社會看見之前爸你在哪裡？我獨立成長得好辛苦。

我那樣的勞動家庭，費盡最後一絲力氣供六個小孩盡可能地受教育，哪來力氣想過要怎樣養一個博士小孩。

(五)

媽的「家」我很熟，從小近身凝視，空空如也的抽屜得扛起一家子。爸的「家」我很陌生，彷彿名爲「不由自主」的黑洞漩渦，只能保持距離以免被吞噬，並中間地帶。我從小生長勞動的「家」？依稀記到自己小學騎腳踏車跌跌撞撞馱大包小袋幫爸送豬肉時，在街上遇到拿輕巧筆記夾要去補習的一群同學。我記得除了更不喜歡和同學在一起外，「勞動的家」似乎在我身上沒留什麼痕跡；或許我從不曾真正貼近過勞動的家。

就跟任何國小旁都會有的早餐包子店一般，上班時匆匆經過，沒人會留意那種不起眼的店。然而你知道了他們家庭的故事，你就走進了他們的生命，走進他們的記憶。故事是不能隨便敘說，隨便聽取，除非你也準備好走進自己的記憶，除非你也準備好讓雙方記憶交錯成都市記憶。賴父的小兒子阿泰就開了這樣的一家店。阿泰還比我年輕就已是一家三代的家主了，在他決定放棄汽修而爲家人開那家店的那個年紀，也是我在爲自己的前途選擇日文輔系還是英文輔系的年紀。

阿煌是長子，從小就必須參與家庭生計的勞動。意外發生，小弟阿泰很

快開始補位，放棄了自給自足的修車工作和生活型態，思考轉行做生意。阿泰開豆漿早餐店，是因為如此能把一家老小的勞動都納入，這形式也能讓生計活動和日常生活結合一起。阿泰說，大哥去世時我正在當兵。那件事情讓我去想什麼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，例如，能和家人在一起。年輕阿泰說：我好像要忽然成熟去思考很多事。

賴家因為是個全家皆投入勞力市場的家庭，因此一家人在一起相處的時間並不多。賴父說，我在做礦工時，回家累了，不然就是和朋友喝酒去，無法太重視孩子的家庭教育。常常賴父出門時小孩還在睡，晚回小孩又已睡。甚至因為夫妻要在市區勞動，小孩就放在九份給阿媽帶，常常個把月都不能見面。收集親子相處的圖像，在勞動家庭竟變成一種奢求。也難怪阿泰要改變整個家庭勞動型態。

很可能，極有可能，若今天我驟然而逝，留給爸的不是對我的記憶，而是思念或一堆莫以名之的難過。爸從不知道我幾年幾班幾歲幾公分，更別說生日。只是爸對我生命的無知，一如我對爸生命的無知。

問及賴父他腦海中和阿煌相處的情景，他想許久才想到一事，說父母常不在，只好把飯菜錢和日常零用放在飯桌抽屜，隨大哥阿煌視情況做主取用。阿煌會主動記帳，自己零工賺的也會投到抽屜裡，從不讓父母擔心。賴父感嘆說，我就只記得他多會管那個抽屜。

(六)

如果地上樓千公尺可以靠近天堂，那麼，地下千公尺是不是已經到了地獄？

我搭乘捷運出訪，未料到捷運之下的之下，還可能有勞動。

人子阿煌生前能知道他父親生命故事的機會，亦可能他父親一樣少。可能阿煌比我更陌生賴父的生命故事。

賴父的每天勞動就是從白亮亮的人間穿過幽暗隧道到達地下千公尺。他說，每一次出礦坑看到白光都是運氣，要在洞口看到帶入坑的便當盒才能確定人活著。這隧道充滿對生命的試驗。裡面很熱，需要水份，又不能喝太多水，因為身體需保持鹽份。如果無法流出汗就有危險；如果還能喘氣就不會死；如果抽筋就可能死亡。如果礦坑內兩層空氣沒有流動完全而停滯，人會覺得喘，會想睡覺，那時人就完蛋了。這叫「殺氣」。如果有一點點火苗，沒有爆炸燒火，也會被煙霧嗆死。如果，不知道有這些風險而作礦工，叫選擇；如果，知道有這些風險還作礦工，叫認命。

賴父在短短一年內進出醫院三次，因肺膜破裂須手術之故。他有時會嚴重到氣換不過來。其實他早有有矽肺。賴父很清楚知道，木架在怎麼強化，坑道斜度過大的岩土還是會崩落。關於危險他比誰都清楚，然而他把職災病變和意外風險納入獲取報酬的代價計量上。對於賴父而言，個人勞動，是為了負擔家庭生計及延續後代生命。而承擔職災風險則是勞動契約的一部份。如此辛苦及冒險，是為了下一代可以從事較不冒險和舒服的勞動生計。然而，負擔家庭要到什麼時候才算責任已了？責任了了，不是不就可以沒有感情負擔？

後來我跟賴父講有關工傷紀念碑的想法，以及他口述工傷故事的社會意義。他突然說起一件事。他記得阿煌出事的前一天，他剛好沒帶錢發工資，叫阿煌墊著，阿煌發完錢笑著對他說免還錢啦，這樣你我互不相欠。賴父講著，淚終究還是掉下，他並不理那淚，哽咽說，什麼不相欠？父子是你欠我還我是欠你我也不懂，出世就真是互欠拖磨。

在最後一次訪談告別時，賴父送我出門，又送，又再送，聲音有點抖。他一直說，你們做這些事是在做功德，有福報。

出了賴家，台北的大太陽重重刮了我耳頰，毒辣難當，比初入門時更讓人無能承受。

(七)

或許爸一直都在，只是在我的視線之外。

或許爸一直都在，只是他忙於和社會打交道。

或許爸一直都在，只是要在我被社會認可後才和他熟悉的世界交會。

用學歷在爸和我之間鏤深地界，誰負誰誰欠誰？你若算不清楚，我來替你算。我要用一輩子去算。

那天我在客廳看春暉，爸進來坐在我旁邊，問我什麼時候上台北，我支吾過去。然後他就陪著我看春暉。我坐如針氈，說，哎，沒想到這不好看，爸你愛什麼你轉。爸說，免，這就好。他發表了一些觀感後，坐著盹著了。我本來如往想悄悄把電視關了上樓，後來卻決定靜靜把它看完，因為這我想做的事。兩個背影，一老一少，一醒一寐，希望風景無限。

我和爸的家，中間隔著的不是學位，是一個個生命故事。有時，入口不在自己的生命故事，而在一爿饅頭店。當目光不在自己，而在他人，自戀文化有可能終結，城市記憶有可能開始。

循著台北記憶地標，我漸漸想起我如何地渴望去思念我遠離的家。

(八)

當詹姆斯狄恩帶大導演去見父親，父親拒絕了「以子為傲」。導演事後對詹姆斯狄恩說：你一定受傷很深。我們會把這個用在電影裡。詹姆斯狄恩的父親一直懷疑詹姆斯狄恩不是他親兒子，不曾愛過他。原來父親不是不想以子為傲，而是更想以「自己的一部份」為傲。當達到名利頂鋒時，詹姆斯狄恩來尋父親，對他說：全世界的人都稱讚我很棒，除了你以外；全世界的人都想要見我，除了你以外，可是那些我全不稀罕。這造成詹姆斯狄恩從骨子裡對全世界的反叛與孤絕。詹姆斯狄恩跨世的成就是可預見的。從「天倫

夢覺」到「養子不教誰之過」，他只要把積累的不解自傷爆發出來就夠，無須扮演。有人警告詹姆斯狄恩演戲就是演戲，不要搞混了。詹姆斯狄恩說：但我如此擅長。他其實不是在說他擅於演戲，而是說擅於搞混。

詹姆斯狄恩故事的結局，不是疑似自殺的競技車禍，而是父子去驗血，證明了真有血緣。他父親深自悔恨，卻無能採取任何動作。詹姆斯狄恩放棄了對父親的騷擾和乞討，永遠永遠地離去，甘願地，有答案地，自導結局地絕情。自後百年巨星不出。

詹姆斯狄恩說：我為什麼老讓待我好的人傷心地離我而去？

人父必為人子。我父親的心思，我想我得開始明白。